

天府廣記

天府廣記卷之三十七

名蹟

無城故蹟見於元人葛羅鉢迦賢文集者一曰黃金臺大悲閣
觀臺坊內二曰憫忠閣唐太宗創征遼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
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榜成
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長春宮神
仙丘處按之居九曰竹林寺金熙宗駙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
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籤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曰鼓臺寺
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密坐上曰二人土上坐

應聲曰一月日邊明十二日復塔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在憫忠
寺前十三曰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曰白馬廟十五曰萬壽
寺十六有許道寧畫屏十六曰玉虛宮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日小金臺在府東南一十五
里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
人呼為賢士臺亦曰招賢臺又王隱晉書段匹碑討石勒屯故
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
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金趙壹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來秦客
燒書殺儒客肘股之間十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

哭秋草今年五月成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

路殘日青烟五陵樹此詩先元人王堂佳話

展堂在京西南興碣石宮俱燕昭王煥賢之地

華陽堂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

美人騎馬即此處東南有督亢坡則燕丹仗荆軻賣地畜以獻

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王使人求之舊有亭址高丈餘周七十

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風俗通曰沆瀣也言乎瀼瀼、瀼、無涯際也劉向列錄云督

亢無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曰月池形勝志

云石碣石左督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在縣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詞飲秦城送獨歸前門烟樹遠依一秋空莫射南來雁縱遣來春火此飛

雀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韓寨乃秦李牧將臺

接桑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一如接昭烈為兒時與宗兄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居在焉

漢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溝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嗣侍中植史稱其剛毅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虐朝廷議欲廢立植獨

抗敵不同卓將謀之誠即彭伯曰盛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卒乃止免直官遂隱於上谷其子觀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為侍中擢吏部尚書選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舊後封容城侯卒諡成

胤之子欽亦為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

盧湛欽之姪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莊子

盧辯周太學博士註大戴禮辯後周舉秀才為太學博士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註大戴庶幾前修矣景遵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宗典法服金石律呂

整刻渾儀辨皆剗制之悲今軌度

盛熙隣高宗時興王勃楊炯駁實王以文章齊名有文集

元盛聲為翰林學士負詩文名所著珠璣集其文章宗旨一

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興離騷言不

問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

問雅樂而不深哀而不得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為

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

都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

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

之文及漢書韓孟判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潔為大

家西漢之文渾尋典雅賈誼之後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
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
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愈
柳健柳之剌刺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
相如楊雄七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
作為善溢非古宗文章家尤多老成之雅粹老蘊之蒼勁長
蘊之神俊而古作尤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廈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婆娑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
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
不華質而不理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

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事書史法尚
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
以脩不忘也夫敘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之說勿
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敘尚書敘毛詩
敘古今作敘序大格樣書敘首言高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
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
事詩敘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
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作文言道人一殊而目首尾
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楊子外作文稍可加詳埋文墳記最
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

作行實之作當取其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守長善法
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記前則
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則元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
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
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
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鄴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鄴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鄴亭溝
水上承督亢溝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
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鄴亭溝道
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剴清治尚威猛

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戶冊有曰張華里者萬曆中知縣胡其俊審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張賢里張墓在蘆溝東南迴城故墓

張待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瑯嬛洞中附載其事茂先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還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歡甚因共

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
幾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
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
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紫字
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
未聞如三墳九丘持杖春秋亦在皆爲華心樂之欲賃住數
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
地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裸
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
望石下畔而去

又按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
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按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
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
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作蒼撮淺說必非華舊
蓋晉室東遷五車遭阮秘書所藏盡為烏有華志寧獨存耶
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屑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
果同於隋氏存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可復按
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
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敗之崇不能

答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有米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
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將其成雛數千百聚此臺呢
喃竟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米育乃古安次縣米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
人乃呼米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
華最稱勝也

釣魚臺在阜城門外南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人王鬱
隱居於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馬文友又築飲山筌
梁諸亭後為李成晚別業

攬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如風
雨晦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國學今無偏室是其故址

吳徵碑文曰周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
偏尚也廣延四方耆之秀與共謀議遂詔禪質皇猷修舉百
廢文治浸興為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脩監學官
成宗皇帝先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
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子廟
之西營建因予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
皇帝文治日隆會謂監學積歲經書宜得重屋以及有旨從

今臺臣辦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攝祭書閣間四阿櫺三重
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疊有奇東西
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无先諸
物之植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輝然增監
學之輝名其間曰崇文英宗皇帝誦竹典禮寶飾太平文治
極盛矣臺臣請勅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
撰文以激次當執筆今上皇帝至讀聖緒勅遵世祖成憲於
崇儒重道懷一也泰定元年春詔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
臣奏所臣激謹錄所撰之文臣聞若古有訓戲定禍亂曰武
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興文各適所用然戲定禍亂用於一時

而已。經緯天地則亙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絀縮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身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大皇帝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殪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則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延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

論紀之叙事化禮義之則體樂刑政之具凡渾然相接燦然
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下考古人之所以
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明之崇文豈虛
為是名也哉周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
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設則游居
監學者濟然彬彬然人聞於言動之儀鑒於倫紀之叙
暢通乎事物禮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弼吾
吾濟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遠也夫如是其可
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
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燭乎葩華曾是

以爲文乎上之所以爲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激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大戈所指如雷如霆聖子紹承
六合混一威名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敷遠後人祗誅之
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闢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
首善教習設官孔廟巍々四方來視執法之臣職忝糾其失
夫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黉舍肇飛於黉之北傑閣雲齊
其間伊何有註有史廣米旁雖有集有子皆在中古部々才
文式克至今用宏茲實說々多士敬服聖術鳳蕭鸞翔虎炳
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臣扶盛化上躋應虞民物阜蕃禮
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候村遼建高南北使臣宿息賤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薤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有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英慈殿基存鹿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雙龍島在禁城西北大瀝池之陽當蒙古初時臣服於金其境內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屈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池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元人遷金遷時建都於燕至元四年

興業宮城山遠在禁中遂賜命萬歲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
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大殿
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之東為靈園
奇獸珍禽在馬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及明成祖建宮闕
益加修治先朝盛時海宇怡熙每遇林沐輒賜大臣遊覽

宣德御置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
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乎巖、乎嶺峭峻削盤迴起
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崖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屨息乃
造其巔而飛閣護周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頽仰輝映不可殫記
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丹疊五彩煥焉軼雲

霞綃日月高明間其而北枕唐唐東抱滄海西接太行萬武並
立斗前大野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餘寰中之勝舉天下
之勝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
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大顏悅懽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
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
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善殿鑒知弗良爲天鑒我太祖
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代
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莫茲一方氓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
仰副高皇帝付托之重又顧此山而諭朕曰此宋之長嶽也宋
不抵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賄其意思其

人莫書所為徽峻宇雕牆者也逮吾始末就國汰其侈存其概
而時遊焉則未嘗不用徽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
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鑒省法將來有國家天下
之正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進而思之吾言遠而不忘聖賢之
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并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型文王朕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一屬一閭閻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
歲久而施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率
而勅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
四月丁亥記璽衣島據舊志謂金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即

宋之民獄金人徙之於此其石室秀異常當以宣廟之記為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在廷文武
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
遊西苑以息勞暢保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時新建伯
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漢臣中侍郎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
時少保臣淮來自遼休承命階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
自西安門入聽樂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
命編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觀行
新作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勇等言二殿皆皇

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以勇奇御膳殿庭周廡規制高
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而思
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將稽首歡呼
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斗。及
瀛洲方壺。玉虹金宮之事。咸得編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
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葳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
萬次畢。陳駒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
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侍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膳。
咸辭而歸。又拜命。方齋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
席。舍戾如鶯和鳴不已。衆盃以去。相與引觴勸酬。盡醉而出。

韓直述西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
西苑是日旦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
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
數百頃維時雨初霽旭日始界地之上烟霏蒼莽蒲葦叢
茂水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為
之朗明地北折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園內竹殿在叢
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
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
中官旋開門以入盤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
奉天象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青葉

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地面北則萬歲
山在焉又蒼而出北渡石橋以登茲山一在池之中磊石爲
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爲門爲垣門之內稍
高有小殿環殿奇峰怪石萬狀悲用名卉嘉木爭妍競秀其
臺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
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碑擘之徑皆硤有聲逆沿西阪北上
有虎洞呂公洞仙人窟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靈皆殿名
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靈折而東上
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
畢後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寺浮

園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大光燿影上下流動
遠而西山層巒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
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
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
而奇特者也路迂崇迂臺閣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
之東麓過石橋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
小舟稍北有紅房宮龍缸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湖上橫小
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紛集又蒼而起沿池
之北岸而西盡溪折而南有菡水禽之所二相去里數皆
編竹如甍下通渚水啟扇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園

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後出而南數里至
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賓蓬萊入其門
有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南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塔
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後有三殿其階蓋上蓋高至絕頂則
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机暇具
下有水簾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視之連珠掩洞形
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
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後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龍口旋
繞而來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梈新杏分啣諸人
人各摘奇花挿于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

石橋、上有亭、通而上、崇峻爲南臺、之中有行殿、之南
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
東廡、赴所賜宴、叙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
監中官庖、且備、探獻、酬酒、既芳冽、杯援、連引、既久、衆酣醉、遂
趨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至亭中
復論勅、且曰、諸君能知此、因、漫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
出西苑門、從史扶掖、以歸、已、曉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
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
初入苑門、即臨大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芙蓉、翠潔

清日可愛。池東岸北竹楠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青紫
人行百步許至樞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
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
亭。臨水。芳木匝之。曰龍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腋洞門而升。
上有古松三株。枝幹偃斜。形狀壯健。寒如龍奮爪。今空穴无
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
望山峯嶙峋。草莽翳蔽。池波蕩漾。澄澈而山川之間。千姿萬
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凡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通石橋。而
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而西。入有殿倚山。左右
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一巖鵝蘚蘚蔓。終日木異。

阜上陞臺級樛葛蒼蔚兩殿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叢洞
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
有殿密中棟宇宏偉碧檻翠飛高挿于層霄之上殿內清展
寒氣逼人雖盛夏亭斗暑氣不到殊覺曉蕩滿真與人俗隔
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
中可致而居前崖後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
闕呼噪風葉佳麗宛如閭闔下過東橋轉亭而北有殿臨池
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長隅見池之深云是西
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
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於其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

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
馬以育禽獸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竹數弓許有殿臨池曰
連翠有亭臨水曰澄泥東望山亭側燕于太液泥光之中然
色嵐光可掬可挹州鵲堂濤朝暑蕭狀又西南嶺小山子遠
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下有洞上
石岩橫列窰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深散激射最為可
觀水聲冷冷然潛入石池龍鼎其首口中湧出漫漶繞殿前
為泓鴈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其然至其頂一
室正中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瑞草
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奧殿前石橋隱若虹起

其精巧左右有池。中有臺。外古木叢焉。百鳥翔集鳴岸
上下。至于南臺。林木隱森。過橋而南。有殿而水曰昭和門外
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饈極
其醇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其
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終一日則又未嘗不弛
謹也。於是乎記。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后真人丘處機之居。真人竺川人
年十九辭家學。通達金。聘之。不至。成吉思皇帝手詔致聘。其
人乃至。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欲保躬。大通惡殺。治尚無為之
理。命史書冊記。居大都大極宮。賜號曰長春真人。年八十卒。其徒

於慶順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
遊計一日昧爽朝暾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遊
學慶順如與俱出平則門墜天工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
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明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
恂如曰何為舍此也予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
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雲霧彩映射如屏風登時金
碧輝煥又謂：如翠芙蓉使人應接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
折而南涉小澗稍東而彌望皆麥始萌道旁居民咸將蔬為
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

或築生意皆津：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壁白雲觀
可一里土城者連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
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惟兩童子迎客
入坐西軒汲水泉滄若觀石齋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机
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與清微
凝靜間達儼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在焉作記長春故
址甚闊壯而殿室門廡其後悉燬尋范應執所咏門前流水
亦無有但隱：見一渠已湮為行路而傍近民競畚鑿甃曳
斷碣沿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衰之理相恒因而世之務新
佛老以興免於壞興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

其俗跡所不至出所遺具以飲而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
童執以佐酒歌詞皆古道入遺世流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
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伯仙臺古丹丘別望遙
之句為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甫
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盛其北崇山大
嶺綿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
而俯視江淮如在堦所之下者壯哉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
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
事之虞上可以禪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餽之勞也衆四顧
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創始不能言也僧

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秘臺也問唐太宗憫忠烈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遼人不能以禮率家而姿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動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道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閭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囿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興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于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于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于

所以可玩可嘆有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
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遊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
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立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
琳宮秘宇擬于正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所據平陸巍
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誠蓋其東則都城臺
閣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
到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興金所嘗經
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
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闊壯峙凡仕於朝與居

於城中者蓋未嘗知惟開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
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
無事遂相與遊鳥旣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
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
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
安中土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當極
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興之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熙以樂夫太
平之治而土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
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

懈于位民之攸暨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興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托之歌咏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固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孫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險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詞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

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康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輟耕錄云野雲康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
時歌兒劉氏名解語夜者左手折荷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侑
酒趙公去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半鋪雲錦蓋涟漪
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
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萬窮萬里思小聖樂乃
元遺山所製俗云名驟雨打荷者是也

康公為元初偉人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
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

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爲或言須砂糖作飲時最難得
其弟求阿合馬得二觔以遺之希憲并之曰吾終不以奸人
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觔

廉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
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率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
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

匏瓜亭趙恭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云匏瓜墮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
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器伊誰窮混沌太朴分爲二一
供願淵樂一爲許由棄願有聖人依許達堯舜治天非其責

行藏適自遷秋色萬巽山春風滿洙泗後來品鑑徒誰知兩
縣貴寒：千載間復隨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
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學上
名發我思聖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知天何時
無生意時無不可謂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
旂堅白自有待磨涅豈吾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
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
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棲：形寤寐窮年夏道喪漫自中
腸沸君牙當有為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覲物
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

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
易川植

坑芳亭元栗院使別墅亭多花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者多
有題咏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開花紅雨白野
竹入雲青波景浮春岫山光撲畫局據衣對蘿薜涼人月照
人醒

遂初堂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為京師春
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萬柳園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
坑芳亭張九思之遂初堂皆在於此余遊祖氏園中有古池

堂云是元人舊蹟然無考其何氏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表桶題其亭曰漢溜（今日傾東滄浪兮冷）塞一士兮沈
冥垂芒鉞兮不肖以魯明耳兮共宮朱柯蔚兮青蔥魚龍
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媚嫫之嘗巧兮口垂沫以鍛
吾寧卷之以歲斗兮竇秘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遠衆兮守
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初之詭訪保貞志以遂初兮
銘言於耆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願託依夫前聖之所究自
跋云宋誠夫都中人稱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建美不置後果
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以見其雅志云

朱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于此

批却漁竿滄海邊
拂衣來看九重天
盡闌九陌橋如月
綠影十里樹似烟
南園日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
紫雲樓上如漁酒
孤角春風二十年
續錯梨華徧九衢
上林詞賦漢西都
朱門細婢金條脫
紫禁材官玉虎盧
萬里星辰開上界
四朝冠蓋翊皇圖
東隣白生面
紈綺笑殺楊雄卧
一區盧溝曉月隨蒼烟
十二門闕日已鮮
海上仙山無弱水
人間平地有鈞天
寶幢珠珞碧雲寺
豪竹哀絲瑤瑤筵
春雨如膏三萬里
盡將萬稅併充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
梯航萬國走王城
狗屠已仕明天子
牛相寧知別太平
玄武鉤陳騰王氣

白麟亦雁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買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翼之泉
水東南流通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趾湧出蓋玉泉之
源也

南野亭前臨澗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烟塵接帝局坐
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特東華覺地靈前澗魚
遊留客釣上林禽時把杯聽莫嗟常曲夜無賴留擅終南雨
後青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閏全節所建燕地未有梅花吳
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覆之嚴伯雨賦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

將身馳入神仙宦之句時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
伯庸吳助教養浩庶修撰伯生皆知之

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天順辛未王
用亨與華陰楊廷鎮南安張賢夫蒲陽陳衆仲譙集是日風
氣清美飛英時至中臨松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
琦楊僕斯歐陽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下馬飛牧泊即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內有按鴈臺土阜如山
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明永樂十二年
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

燕京八景一曰居庸疊翠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大瀝秋風一

曰雙島春陰一日劉門飛雨一日西山積雪一日盧溝曉月
一日

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中

胡廣北京八景詩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
士大夫間索賦咏佳見於簡策聖天子龍飛於茲肇建北
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幾載建狩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
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絳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於一隅
猶且見於歌咏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
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縱觀神京鬱蔥佳麗
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烏

可無賦以播於歌謠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詞更其題
一二仲熙作詩爲倡於是繼賦者因于監祭酒兼翰林院侍
講胡濙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
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切致翰林侍講曾蔭子啓林塚崇
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布
乾王英時彦王直行儉中書舍人王誼孟端許新鳴鶴暨廣
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廣而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
竊嘗自惟承之詞林以文字爲職乃復隨侍萬乘覽山川之
雄麗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見多儒者之榮孰
有踰于此者然才學樸陋不足以數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重

容大雅宣暢發行可以傳於久遠而廣本朝名於後亦何幸
焉乃爲八景詩并集諸作寘各圖之後表爲一卷藏於篋笥
池時歸老南方後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
辰而觀之撫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之思
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云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者
通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閑塞險固總轄中原之夷曠膏人
莫過燕劉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凡有以金陵龍蟠
虎踞長江天塹遠近都焉迨皇上肅清內難繼承大統又以
燕劉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爲天下都

會乃詔建北京烏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巡狩崇四林翰林
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奉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
侍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勝造而興諸僚友討論莫不稱嘆
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遇一日翰林學士東左春坊大學士劉
公先大簡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公仲熙考求其間
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冊無聞今聖朝天下一統皇
上建都於茲誠非往昔凡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
熙倡為北京八景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
凡十三人榮亦廁名其間亦何事哉竊自初嘗聞地志考其
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振動思欲造茲原覽而

不可得及今得以循原而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
淮道大梁雄邑踰關中以達玉門關之外及侍皇上而率出
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實為天下形
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通均直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
孫萬世磐石之基也宗以菲材叨逢恩遇涖履歲歲勅報未
能盡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于卷
末且以諸景之樂所以得名者疏于圖首誠非欲誇耀于人
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于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勢之重而
又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親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春
暉之厚樂其職於後游得以歌咏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

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上文安吳有園在城西北種植雜蔬井旁小亭環以書栢公餘
與新元諸公宴集其地

文安登嵩詩序

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
不忘興李公時勉陳公德遵曾公鶴齋暨予期九日出城登
嵩以償所好之以是日必賜宴乃吏約約遊焉泉皆曰然九
月五日早朝侍經帷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暫還私第於是
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煮茗而李
公立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天王寺塔巍然如舊佛宇方修飾

座後辟苑生綃緞橫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數其畫之上累一
僧坐曰近富人以白金百餘兩募指揮高書畫善蓋宣德中
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類竊嘆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
者亦立是邪後有臺稍高峻登而望城闕崔巍峙其東野
山蒼翠綠乎西北而南則平時廣陸長林大澤曠莽十里渾
河浩乎東注其遠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飲呼酒來酌
僧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
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十寺多因無益僧
且混塵俗耳僧名聞宛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惠
寺蓋權貴所創者外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內鍾鼓

接又重門極僧之宇疊峙其中以黃金錦綠五銖鑄飾地
器物備極工巧觀者目駭僧開客出迎長身古貌白貌也
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兩廡高屋顯龍宮屋
間故事從廡東坐寺後山寺元長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樹
木蒼茂不可遠望還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寺小
園傍井多柳其西曠然遠山亭一微憲秀色如修眉半出大
陰乃雨滴坐柳陰下錢公喜獨盡量飲乃至寺公園之東出
古城北絕城河汎如練沿流行數十步至城際道欹斜別林
叢生微風蕭颯出悲浩然過寺公園別飲坐近半半樹多
陰日將夕乃遂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幽韻不賦五詩爲

予記噫夫保萊登高九日之事預遊則曰我公始入豈好遊也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川之間而已誅歎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即王君行險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部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爲之繼焉爲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書之不節誦予之言人豈無所歎哉哉按李公時勉亦有詩在文安園之傍彼時開國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守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暢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遽居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通官夜飲歸使各鋪火大提燈傳送此真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榮吉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恆吉第傍之之成
林

楊文敏相其園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歸
園諸公過予因延于所居之古閣未嘉謝君庭徧栽富伊迤
亦遶未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馨襲人鵬酌
序行琴詠間作琴情蕭散徘徊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青色
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
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倚杏花而坐者
三人其中大宗伯南群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
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

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主者謝君其
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
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陳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
蘆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咏成什乃
爲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維治化以貽永文吾輩
忝與詩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
物康阜而近職朝臣休沐幸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
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青
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終
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美焉謏戾因成於逸休之餘此以

出於任職之暇其遠同而跡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
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斗室雖未敢擬昔人而庸密勿之
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謬矣後之人安知不
人有美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
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而加勉焉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南廢城遺引凉水河入其中亭閣花木極
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云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
舊城者唐蒲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非是舊城東
半遠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清太后城

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
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局故其亡也末帝得之妻得獨存極
太后以至其國踰斗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
鎮城不然也唐時比爲范陽藩鎮安史乃後改名盛龍而所
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石州移盛龍以石衛谷去此數
百里其實居之盛龍於薊在此也慈濟非唐藩鎮舊城乎遼
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爲國乎稽諸史志遼金人易嘗創業
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覽皆爲人取去今取備木已其上皆
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
也予往遊之去清明卽未久梓林杜鰲遊漫在司嗟乎昔

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猶貞唐自中葉迄元亨世七百
斗英小而亂拱衆伏大而帝衣龍元孰得寵之哉天設地轉
時移事改而懦夫豈子持春種以新甍掘土焉就其掛樓櫓
立危蓋嗚咽叱咤之故處而空埋哭泣引涕掩袂焉因其類
垣隄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輝阮萃芳於是吾儕得
以息朝署之迹隨林野之興烏佬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
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國中壯士皆半謝蓋宗神氣候
壯升開於敵雨後子後為鳴鶴拂其利戴勝降其桑之間予
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何學士孟時相約携其皆甚
儉固有龍袍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想一寺正統

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存
寺

海月庵在皇城之西乃吳文定寬之文定在朝范及廷鑑所以
尚書為事公餘披白袿據案錄書如儒生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賞菊國序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吳林
諸公會奈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寬又以為宜有圖集
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據案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州
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坐端筆仲紙欲作字者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賢之也持杯
而侍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麟陳玉汝也舉茗師

而顧後者字國子奉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亭大也背立
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
脩除而來自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甯
廉伯也後至而號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無者為寬而小兒
與膝奉而進亦與焉大率為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制
亦不必似今人而況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相集多有同傳
於世以覓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槧源同朝
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序
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於國付與藏之覽者庶

識其為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廿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範庵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公鈐時手植藤於堂之右廂既而王文恪公之後
乃命陸包山為圖諸公題咏之蒲田方輿邦刻記藤下余家
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冊錢虞山題曰吾師吳文定公手書詩
彙一冊北海先生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有藏
書堂藏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手鈔其題署有云書於史
部東廂者則其佐鈐時書也上文恪公手鈔唐六典今錢版
吳中先輩遭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
文淵閣石堂書集其花較時花碩而艷大學士有樹之松第者

侍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王實花記云文淵閣石柱芍藥有臺相傳宣廟幸閣
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先也崇泰初增植二本
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
元徐有貞許彬薛垣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
花共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
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久劉定
之李紹倪諫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同時共
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葩賢遂致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
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止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

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此疾不赴明日復開
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開院宮寮咸和棠成曰
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河月梵苑僧道深別院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云月河梵苑在朝陽閣南首舊園之西苑之
池亭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栗軒，名曹西墅學士題軒前
峙以巨石西開小門，隱花石屏北為聚星亭，四面為欄
檻以憑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中凹而坎其
亭之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多范山太湖
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

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森樞覓牖中設藤床石枕反古几
墺虎之數艸舍東聚石為假山西峰曰雲根曰蒼雪峰曰小
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一水涓涓自峰頂下竟
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壩
為槐室古栲一鉢枝柯四布蔭於堦除俗呼龍爪槐中列童
執四槐室南為小亭中度鵲起石其重二百觔色淨綠蓋石
之以土者几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語曲相通花樹多
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之
門曰攝光攝光北為窖春冬以藏花卉窖春東為春意亭
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霏布遊者穿小徑徧反以竹亭東為

板登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橋，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而為
下棋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為擊壤處。有
石三，踞下棋處，為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陀而上，凡十餘弓
為灰堆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
隙地，植竹數挺，曰竹鷲。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
亭，踰松亭為視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規，遠望月
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別為短橋以解風。
兩曰看，築臺出看，清而渡，小石橋，竹叢，薄中，四望二茅亭，以
與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木至穢，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抵
先少南，為蜩居。東為北山，晚翠樓，上望山，北視聚景尤勝。

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蓋樓後為半為之故下視之洞然
樓下為北窓懸藤蘿僧每坐其中以培蓋香物也樓側出
小窗為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或梅屋東為蘭室
中蔣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
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國融顯密宗師而自稱
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偕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
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
京師四歲舉於神童景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
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

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元年致仕
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公歿後故第業已為主嘉靖乙酉
耿公父向將回搆一小祠堂公遺像其中內有一時野公所
衫及小朱履嘉靖所着以先上者椅上耿公刻銘

文正東坡久門生故吏滿朝或剽迹或散衙即某其家分類
吟咏歲以為常公歿諸門人哭公有國賢詩一奉陸文裕公
跋云右戶侍郎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奉皆西涯李文正公卒
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華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周昌亦深嘆之
迂曲之情不可已數序之義不可窮寔近世以來師生之所

鮮有十載而下詩之備將歸細語襟況於誠西溪知二泉知
吾同昌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丈正之
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
廟江湖今後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
涯還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漫漣士中二月深
嘗與修撰何粹夫塘梅討歲希道端明詩文止公於程弟故
及國事公手揮漫漶意甚悲愴忘句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
誌哀止齋云

錢虞山曰公慧悟夙成風神娟秀歷官閭館四十年不出閭
門與成後學推挽才高風流弘衣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

門端者文章學術燦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莊先生之門人
龍也相家居縣詩文書畫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
夫人方展紙紙墨公有漆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改紫
無魚菜耶遂所然命筆移時而龍其風標如凡

文潛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色一灣新柳客：座

某文人吟咏其中當自作燕山客舍圖題云燕山二月已春
酣宮柳 烟水映藍屋前疎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賞時
呂言於衆曰我衡門中不足畫院乃悉畫匡廬此亦惟真奉
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

知黃齋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西山自作爲之
外所次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史無餘物故此數公者只在
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沐楊維禔者耶此但足發一笑
耳

衡山先生存都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
綠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高起欲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間不嫌窮巷顏回轍消盡道情一
味何人經時卧病新紅過日撥開愁對酒歌意外論知命
在古未賢達患名多千金之璧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公
事終、那淺識白顏辛若股臨軒未幾拂衣歸先生有道之

士適以蓋掩之也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其竄奇者為非石數峰孤峰儼然小儿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後刻元符三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濱浮玉四篆字太僕嘗以所蓄石令閩人吳大仲繪為一卷董玄宰李本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目襄陽後人輒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米氏奇石記米氏萬鍾心清慾渴獨嗜奇石或為竄近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錄而記之為靈璧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數尺如大山四面皆磽

踐礪研如繪孟家鐵法嚴展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微厚而
削臺面刻伯原二字小篆佳絕伯原滕國人在本之字也本
能詩工書尤以篆稱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遺物也其一塊
然非方非圓渾璞天成周遭窪之皆如屏辟有脉兩道作散
紅色一脉潤如小指一細如縷絲自頂上凹處垂下如湫濕
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圓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
色皆純黑微潤如膏似泰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吸乳
盤卧玲瓏透漏千竅萬徑穿孔鈎連雲烟宛轉欲與雷雨萬
四寸許長七尺有奇一兗州產又曰出嶧山深谷中灰褐色
覽藏渾推堅緻有聲大如拳一韶州產即沈池石也鐵色靚

晶聲如響啓大亦如拳而峯壑洞壑層疊宛奇巧殊絕米公
刻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百年物陰陽滋
養風露薄蝕雖後頑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桂臥開水天澄
澈坐無俗客賓主盡歡雖是杖屨如涉春和

米太僕于太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修三丈許欲致之園中
乃來牲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狷好氣質攸同爰
求于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放雲閑不靳一班爰益
披塵得覩道顏予既于公為夙契公宜為予而出山云何處
慙不即慨然既聞即次復止遲延豈謂小園之無地與空山
之有天子則有平原茂樹草蒨花媽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

袍笏之滿斗或韻爭之聯翩或笑歌之睚眦或樽俎之流連
祝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能巧畏用大之不情予
則有酒伴望侶雲屋松嶂自然導窾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
功宏道有用而名或不練絀補天之請不錫璫應產之英祝
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不而行奇石休於良卿
道左爾東薛岡見之代石報木石隱曰侯山中顧氏賦質堅
貞不能言動意有所契僅知點頭振牀獨立托慶房山以為
我地莫尊我計算得我心莫靜我體莫寧十歲萬山閱確乎
其不可轉矣頃者山望失職不守藩籬伴我支機漫遭漢使
逐承足下安車蒲輪從者數百厚幣卑辭遠辱召命大塊可

敵知己難逢昔秦皇帝欲通三山遣僕入海賞新帶勳居以
鞭笞僕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即行
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繫之夫
寡聞淺見：僕出山以為布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半
途畏不可涉躊躇四顧無援敢前矣嗟乎足下實負阻懷累
陳固陋僕生長幽區風蔓雨蒸陶然適也烟花臺榭作陶甓
觀竅若玲瓏而器本室礙圭角纖峭不學磨鰓原非世網之
具又豈磨折之資足下不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象莫
守坤維廣大國通阜哉固實聞似過情美頌益實恭聆斯詔
惟有主臣僕累：族齒未琢未雕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共在

靈壁者家聲九重莫不錫錢祖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類不師
至人後身持已爲天下先投筮一良法罹三尺以驚人服制
刑以補天服煉刑以砥中流服滄刑殆哉炭、手展鑒不違
足下愛僕甚和不令補天砥流此禍無患然使僕正牆面而
立得弄臣之員貽之以安似非重微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
僕展厥生平豎峻仕鉅不少貶巖、之度足下能保人不爲
手驚斯疑、斯畏必有以中之涂煉可逃飲胆不兒足下仁
慈在衆蒲不溫施何患一介之士爲知己者死耶里有喬松
甘泉者松慕高而高奔泉慕深而深注僕猶然哭之不解我
衆亦若有慕竊恐今後松泉得反之矣僕聞人情亦尚惟位

與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空之情
物文人慧性衆揣不如獨奈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投人
藉位而營金足下捐金而贍僕一誠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
情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歲時之稱足下以僕及家愚公
之請非所以畚清既而安予心也且足下家傍瓊林之中則
十面仙即為政自號玄衣客卿既態既韻亦見亦隱五岳讓
其秀聳八音爭其銓贈奇氣偏人不可一世擁腫之興將我
形覺穢何以施面目於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
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公
曲合其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軒在道無計相持難賀

立國貌登緣素邀人讚跋對客摩挲夢裏玄衣卷中班管烏
啼史散悠：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勝之喜必袍笏
迎拜宸夕與俱異日君位漸高君途漸遠攜之不去思之不
來有如今日何以為懷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
交情始見先人壁立公之恭嚴士雖與君家海岳充人之方
外交晨星供殞世遠澤亡足拖紫紉青不挾其貴情我子姓
少却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辭：布列充滿下陳史惜老
成覆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況今言惟屬品鑒鮮真知
物價長於宋人：群又無下氏足下高龍弗好旁米溪山務
求適性以僕狂：均蒙推轂啟母若來可追十亂人之非常

舉之遠衆指示紛紜良有以也。僕非不知吐握再興聞風奔
走而憎茲多口士育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
骨高名遍轍屋谷龍門崇重人又顧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
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倘能留意自入彀中望夫干
時挂標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癖暖乎
足下無渡何言初游塵界來地已迷導之使還願借力士石
搗金洞仙人辭漢鉛水露襟懷既乏羊足亦鮮燕翎欲歸未
能淚作時雨惟足下念之若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痴請舉
鍾鼎之才薄建山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頗安恬依不來惡聲
不入賁之則我即糧暇之則我即枕待君結隣同吾不老足

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淀未太僕勺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榭路窮則舟、窮則柳高柳掩之一望彌勝為李戚畹用鉅貲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為

海淀李戚畹園方廣餘十里中達挹海堂、北有亭、懸青龍二字明蕭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牡丹石間之芍藥間之蘭于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鯽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下宛轉起伏殆如真山、畔有樓、上有臺西山秀色出手可挹園中水程十數里巖石百座靈璧太湖錦川自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萬計園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酸米

固不佞

都人王嘉謨丹枝游記云帝京西十五里為海沅凡二南則
將於白龍廟又南秦於湖北斜障岫嶺河又西五里翟為山
人五里為青龍街河東南流入於淀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
旁興已溝都白丹枝游之大以百頃十畝漸為湖二十畝
沈澆種稻厥田上；湖園而駛於西可以舟其地虛敞而陽
有貴人別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為樓一區游自坦以西入
于接之滑為小湖折二折二中多菱芡魚鱉之屬上有竹萬
个園墮垂絲蓮勝襟生又有石苔沙棠甘菊忍冬幽蘭之類
靡蕪蔓延以入于游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為城高

可四大竹穽茨之根如蒼龍土石迸出登樓則游當其腹以
貫於南焚燬如銀其十畝外有大查鍊鎖繞之以度行者度
而南則為官道東入海濱循岸而西或南或西町塍相連有
石梁一是曰西勾復瀦為小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翡翠
可愛溪中倒映見西山諸峯如鏡小惠洽；如次雲又南為
陵者五六汴水每瀦為溪有村一是曰東雉土人汲為始入
地中出于已溝自溝達于白石以入於高梁是為西部自高
梁合二路是為東瀦云溯而北自岫嵯而北入於西湖土人
說為諸壑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題元上都路制使宋里
真撰文云冊稜片尚餘數行餘皆磨滅泐雖小然思隱忍蹟

連以數年可并可釣足食數口。負山叢、蓋神皋之佳處。郭
居之遂勝也。癸未春三月余讀書海陵與許為鄰。王人僅有
聞者暇得以遊息其間。如已有之。莫余難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觀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數百
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竹與行花中竟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 卿邀余及顧升伯湯
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者牡丹主人為惠安伯張公元善誥
髮賴顏詞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十餘平頭紫大如盤
者甚夥。西水脈舞倪青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為芙蓉三愛尤
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葦一點如胭脂花

之相如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
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之二年茅如茁十五年始花
又則變而為異種單瓣而棲子者有始常而終治麗者已老
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緋幕絲
雨蓮作羅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
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
之約以間時復來二十六日階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
君起立長如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塞雲至
遂同往觀紅者已開幾惟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
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附載而歸者罷徐南紫

錦堆紅亭碧樹又催開
放心繡子紗難識喚取
離揚舊踏來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
觥走兕疾如車尋開
倒却春三見未
了東軒一角花
百千新艷一時開
那遣花妖不下來
好興
扶筇枝上去花頭處
有棲臺
花熱難樹亦難酬
炙雪流
風老未休給與掃花
十萬戶靈芳國裏古
諸侯

余家有別業在天壇北
即金人魚藻池北小亭
數楹題曰閑者
即是主人

王鐸集孫北海金魚池
序
若夫丁亥之夏雨暘之期
勝日
徘徊良朋綴造不干
物還可檄操列以琴尊
洽以絃管綠睂
朱華何如泥跡蘿園
曲榭崇軒正爾遊月
蓮戶玉窗無忌語

默多開口忘易鐘自得花林之下參入漁樵顏然天地之間
況乎士女來遊烟霞有助壇址在近而亭阜自虛車騎鱗臨
而池塘不晚地如相待天亦新晴肯道路之塵埃米汀洲之
杜若于是蘊藻有味辛穠成歡不醉乎二椽未覺利名之士
殆不例乎巾幘奚殊飲啄之雄量因之披北海之詩篇呼來
陽之明月造化無力光光獨妍把低香山既增歎以不降所
熟仙窟復繚繖而無求堤柳匝索盡是傷心之樹破芷脈芳
可憐愁雨之風是故昆蟲草木之生豈無情性采由憂亂之
中各具風流所以葵杖亦可偕螺璣亦可喻錦琴亦可續
簪閨亦可輕想干戈之驚老魂快饒簷之間咲口泉暉西而

牛羊下席坐移而洲渚杳恨返嚙之不安更執手其何已子
昂舊耻還看知盡之溪雲伯機寒墟誰酒有心之血淚青衣
一曲空憐弓藥之詩白鷺幾行漫作蔓作蕪城之賦聚深則
芳時難去娛極則振況易哀始知桃裏仙源時：迷客屋中
石丈往：留人回睇希夷之祠龍蟠者奇樹顧盼燕與之塚
繡錯者茲幾自宜並鑿之緣何幸得江湖之趣空雷能障錦
公品之以妙詞酒狂不書楷君題之為無勇鵠鳴寥廓魚鳥
留連倪嗣盡惻心損失不當標之出語告以後遊者乎